

狂情

KUANG QING

〔英〕 D. H. 劳伦斯



太白文艺出版社

狂 情

[英]戴维·劳伦斯

成 功 译

陈 发 李大成 校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五月

(陕)新登字 017 号

KUANG QING

狂 情

(英)劳伦斯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80605-103-1/I·68

定价:9.80 元

责任编辑:盖尘飞

封面设计:阿 成

内文设计:高宪田

内 容 提 要

美貌的丽纳幼年丧父，继父又是一个无赖，并且垂涎她的美色，为了还债才没破坏她的童贞。

后继父竟把 16 岁的丽纳卖给了酒吧，下流的老板用令人发指的手段玷污了这位少女。丽纳受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肉体折磨，无意中逃到了弗恩庄园。丧偶的老庄园主纳她为妻，俩人获得夫妻般的幸福。老庄园主带着悔恨和惆怅死在丽纳的身旁。

丽纳继承了庄园，振兴家业，坚强地奋斗。突然，传说中已死去的老庄园主的儿子克那顿却回来了。好胜的克那顿决意不接受这个现实，在欢迎他的舞会上，粗暴地将丽纳抱上楼，并轻蔑地占有了她。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竟深深地爱上了美丽无比的丽纳。但他无法接受爱自己继母的现实，只得再次出走。

丽纳也深深地爱上了克那顿，是他唤醒了她从未有过的热情。克那顿的不辞而别，使她陷入了巨大的悲伤。过了许久，克那顿终于悔悟，来信表示了他的爱情。可就在幸福即将到来之际，丽纳黑人血统的身世被继父知道了，并以此

对她进行无限度的敲诈。丽纳怕克那顿知道此情，便逃离了庄园，到波士顿另谋生路。

克那顿回来后，得知丽纳出走，便四处寻找。而最早玷污丽纳的酒店老板也来到波士顿，他为自己的破产而憎恨丽纳，于是动了杀机。后来几经周折、几度生死，克那顿终于找到了丽纳，有情人终成眷属……

全书对残无人道的黑奴制度进行了血泪的控诉。

目 录

丑陋的继父	(1)
残忍的时候	(11)
受辱的时刻	(17)
酒店的出逃	(36)
庄园的奇遇	(53)
命运的转机	(68)
感情·少女·庄园	(85)
爱情的奉献	(100)
神圣的婚礼	(116)
惆怅的洞房夜	(127)
阴影笼罩庄园	(138)
死于情爱的丈夫	(151)
寡居的丽纳	(169)
克那顿之谜	(179)
海盗的覆灭	(193)

一夜风流债	(210)
情敌的决斗	(228)
神秘的身世	(240)
痛苦的离别	(251)
复活的情爱	(270)
混迹波士顿	(285)
恶鬼的下场	(298)
几度生死	(308)
有情人终成眷属	(319)

丑陋的继父

七月的一个早晨，弗吉尼亚州维廉斯伯格市早起的人们饱览了一幅奇景：一个肥胖的头发蓬乱的矮个男子，沿着满是尘土的街道，用一根绳子，拖着一个仅16岁的白人小姑娘。她身材修长，体形讨人喜欢。绳子的一端套在她美丽的脖子上。她叫丽纳·麦克坎布里奇。这根作为缰绳的绳子，每一次抖动都使得她把脖子尽量伸得长一些。她强忍着眼泪，不理睬那仿佛会刺进她肉体的眼光。她的手被反捆着。

燃烧着她眼睛的泪水，完全是愤怒激起的。她继父赛纳斯·昆西特使她蒙受的一切耻辱，最恶劣还是这次——人类最残酷的侮辱——她被当作女佣出卖了，她和她在人世所拥有的一切被出卖了。她像个黑奴一样，在街上给拖着……

丽纳想起有一次在广场上，她看到高价出售的女黑奴，以及她们裸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黑肉。商人们摸摸拧拧她们的皮肤，看看她的牙齿，就好像他们在选牛马一样。当时，她同情她们，而如今她这么个白人也沦为她们那样，蒙受和她们一样的凌辱。

赛纳斯·昆西特看到了群众出现骚动得意洋洋，拼命地扯着绳子。粗糙的纤维刺着丽纳的脖子，姑娘跪倒在泥泞中。

到了格劳舍什特街，昆西特站住脚，转向他继女说：

“嗨，快一点，小姐，那就是‘一杯醉’酒店。”

丽纳厌恶地看看她继父那张红脸。这张脸不管人们心地多么善良、无论人们站在什么角度，都不可能说它有什么中看的。

这个鼻子异乎寻常地大，而且是个酒糟鼻，一张充满酒气的丑陋的脸，他那双黑而凶恶的眼睛深深地隐进肉堆里，完全像两颗射进野兽腰里的铅弹。昆西特大吼道：

“瞧你这副样子，脏得就像在猪圈里滚过一样。我的好女儿，现在你不再那么高傲了吧！”

丽纳抬起头来，用强烈愤恨的眼光看着昆西特。如果说一个人还有一点良知的話，怎么都会在她的眼光下感到羞愧。然而昆西特却因跟她这样交谈而快乐无比。丽纳一句话也不说，让他讲下去：

“笨蛋，你总是像条母牛那样笨。到了小酒店，你得变变了，否则，艾莫斯·斯特里奇会把他的嘴亲到你美丽的脸上的。”他阴险地看看她，发现了她的愤怒与不满。他那对常无生气的眼上开始放出了光，两片厚嘴唇微张着挂着一丝阴险的微笑。这种微笑，最近一段时间，丽纳时常看见挂在他脸上。“你等一会儿……我要看到把你裙子撕破的样子。我老说，随着你一天天的长大，你应该知道把事情做得让人高兴一点。”

丽纳还没有猜出他是什么意思，他已经扑了过来，用肥胖的手指钩进连衣裙的领子。她感到裙子紧紧地绷在她背上，只听见嗤地一声，裙子和衬衣被扯烂了，她直挺挺的乳房几乎全露了出来。

昆西特的脸更红了，他一边盯着他继女圆圆的美丽的乳房，一边用舌头舔着嘴唇。

“无疑这是一个美人儿。”他想着，身体的某个地方的一种沉沉的感觉唤起了他那罪恶的欲望。他伸出手去，抚摸着她柔嫩的皮肤，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这种触感。他感到姑娘的肉在他的手指下跳动时高兴极了。丽纳想后退，但不可能。

一阵想呕吐的苦味涌上她喉头。这个男人的手是多么脏，这

双颤动的爪子积满了污垢。但是她更清楚他头脑里想些什么，这使她极为厌恶。最近这几个月，她的身体充分发育起来，丰满得简直有点使人难堪。也就是在这几个月，她发现，每当她继父看着她时，脸上都带这种神情。尽管她还幼小，还是个童贞女，可丽纳已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那间她母亲、继父和她叫做家的小破屋，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从无内外之分。

赛纳斯·昆西特对丽纳和她母亲来说是一个刻薄鬼。只要可能，他就不去干活，即使去，一般也只是作为一个职员在维廉斯伯格市的商店混混。其余时间他就在小酒语里喝酒鬼混，并时常想法赊些帐。

由于权贵们不允许移民铸他们自己的货币，流动现金一直很少，一个商店老板同意赊帐延期付款是常有的事。一年清一次帐已成了习惯，更为经常的是，清帐是以货物交换来进行的。例如，一个商店的购买卷可以用烟草来交换。可是赛纳斯·昆西特没有烟草地，连他们住的破屋也不是他的。

昆西特从丽纳的身上把手放下来退了几步说：

“你这笨货，要不好好干活的话，那个斯特里奇不会放过你的。尽管他老了，可他那双眼睛还是盯着你的。完全可以肯定，那时他就顾不得你是个好佣人了。走吧，小姐。”

昆西特拖着绳子的一端狂笑起来。一天，艾莫斯·斯特里奇主动借给他一大笔钱，他非常吃惊。当时他也没想个为什么就用了，只是在前个星期，斯特里奇跟他索取欠款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斯特里奇说，如果欠款不立刻付清的话，等着他的是监狱。当然昆西特连一先令也没有。于是斯特里奇建议用别的方式来付款：昆西特把他的继女抵押给他五年。此后，他不仅可以把债务一笔勾销，而且可以根据丽纳所做的工作，给他一些额外的赔款。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对于他来说，丽纳简直就是多余的一张嘴，而且最近，淫念老是使他坐卧不安。他真想马上爬上丽纳的床，占有她。对她来说，这确实丝毫也不会引起他良心上的不安，尽管这种良心以前还对他起过作用。他还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碰碰丽纳，姑娘的母亲就会杀死他。此外他暗暗地考虑过，像丽纳这样一个逗人喜爱的姑娘是可以不拘什么方式卖出去的，只是肯出高价的人会要求她是一个童贞女。如果说她被人搞过的话，就一文不值了。

“一杯醉”酒店是窄窄的一幢三层楼的尖顶砖房。楼上有客房出租，楼下是饭厅。在早晨这段时间，酒店空无一人。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仆，拿着一只桶和一把扫帚在门前干着活。他一看看到一个男人用绳子牵着个姑娘，便吃惊得大张着嘴。

丽纳一瘸一拐地跟着赛纳斯·昆西特走进充满酒臭的酒店，不由地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从早上到现在她一点东西也没吃，口干舌燥的。幸而酒店那阴暗的地方给她这个新来者遮住了灼热的太阳。她瘫倒在地上。直到酒店老板艾莫斯·斯特里奇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秃头，肚子在他那肮脏的背心下凸起。他的肚子之大，不禁使丽纳想起就要生小孩的妇女。这家伙蹒跚着走过来，当他一看到丽纳袒胸露体的样子，那双骨碌骨碌直转的灰眼睛转动得更厉害了。

“昆西特，这是什么意思？她简直就像一个你刚从街上拣来的妓女。”

他嘴上虽然这样说，然而丽纳却注意到他的眼光从没离开过她被扯破的上衣下那露出一半的乳房。

昆西特摘下他肮脏的帽子，行了个九十度的礼，说：

“斯特里奇先生，她很犟，我不得不用绳子捆着她拉到这儿。这小姐性格非常倔犟，不是那种怯懦的蠢货。我知道你是喜欢倔

翠的有味道的女子的。”

酒店老板用他那被烟草薰成褐色的舌头舔着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丽纳，眼里似乎就要冒出一团团火焰来。

昆西特不出声地笑着，然后一把扯下姑娘上衣的碎片，丽纳饱满的乳房整个地裸露出来。

此时艾莫斯·斯特里奇的脸就像中风的人一样，大口大口地咽着口水，不停地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正是个十六岁的姑娘！突然，他那刺人的眼光射向一直在玩弄着丽纳奶头的手。

丽纳羞愧、厌恶和恐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好用力抑制住颤动的嘴唇，忍住眼泪。看到她哭泣，他们也不会怜悯她的。难道她所爱的耻辱、愤怒和深深的失望就永远没有个完吗？她极力幻想这时能有一种防御物，拦住昆西特摸到她肉上的手。

这时昆西特猜到了艾莫斯·斯特里奇眼光的意思，迅速地缩回他的手，往旁边让了一步说：

“啊，别生气，她就像我们说好的那样属于您。”

斯特里奇清嗓子说：

“你保证过姑娘是个处女，但是我感到你这样对待她太放肆了……我可不要二手货的。昆西特，真的没有一个人碰过她吧？”

昆西特像鸡啄食一样点着头，显出一副卑恭屈膝的样子说道：

“我敢起誓。先生既然您给了我那么多恩惠，我还会骗您吗？没有，我没有搞过她。当然一个人有这方面的欲望也不算错。可我只是自己想想，仅仅如此而已，我自己知道她并不那么温顺。”

丽纳一心只希望这种局面快点结束，一点也没注意这两个男人的谈话。

斯特里奇嘟嘟囔囔地埋怨了会儿，平静了下来，但他又不愿说他相信昆西特，因为他知道这家伙是骗子、酒棍和无赖。然而，

不管怎么说，他还可以自己去验证的。他改变了口气。由于害风湿病的腿支撑不住他沉重的身体，他哆嗦了一下，最后说：

“好，就这样成交了。你，丽纳，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你继父和我还要谈点事。”

昆西特从她脖子上解下绳子，给她松了绑。丽纳顺从斯特里奇的命令，微微摇晃着，抓住窄窄的栏杆，登上陡峭的螺旋似的楼梯。斯特里奇蹒跚着跟在她后面。当斯特里奇一只手搭到她腰上时，她加快了脚步。这引起了斯特里奇一阵刺耳的狂笑，简直就像公猪嚎叫一样。

登上三楼，他沿着走廊推着姑娘说：

“不是这儿，这是客房，登上这个梯子！”

丽纳集中力量，爬着这个梯子。这哪儿是梯子，说确切点，只是钉在墙上的一根根木条。接着，她听到斯特里奇一阵淫荡的笑声。不一会她明白过来，他从她的裙子下看到了她的……她太累了，完全没有力气去发火。

她钻进翻板活门，就听见喀嚓一声响，门被扣上了。

这是一个穷酸的房间，比关一匹马的马厩还要小。房顶很陡，除了靠里一点地方，任何人都无法站直起来。空气令人窒息，除了从做内壁的粗糙木板那里透进来的一点空气外，没有新鲜空气。唯一的一点亮光从装在顶尖上那个很小的窗子射进来的。它布满灰尘，丽纳费了很大的劲也没能把它打开。她蹲下来，用手擦擦玻璃，看看外边，也只能看到一小块蓝天和旁边的屋顶。

她痛苦地环视了一下房间，所有的家具就是这些：放在屋角的一个箱盖板后面的空箱子，一个草垫和一个尿罐。床上用的东西脏得无法形容，似乎正遭臭虫袭击。粗糙的楼板布满了厚厚一层灰土。

丽纳小心翼翼地坐在草垫上。心里有这样一个感觉，这儿并不比她在家时睡的地方坏多少。然而在家，她和母亲会尽可能把她们的屋子搞得干净一些。

她母亲，她可怜的母亲，由于过度的劳累，糟踏坏了身体。而她生身父亲，她几乎想不起他来了，尽管他死的时候她已经八岁了。每当她一想到他，出现在她眼前的只是血水和他临死时的痉挛。这情景就像一副隔板，切断了她的思路。

她父亲死后不久，她母亲就嫁给了赛纳斯·昆西特，从此她们尝尽了人生的艰难。她母亲除了操持家务外，要照看丽纳，要忙着从富人家找来活计。然而昆西特却把她挣来的钱几乎全拿走了。有时她偷偷藏下一点来准备给丽纳买点吃的东西或买一两件新衣裳，可是昆西特还会把她那点微薄的积蓄夺走，并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就出去喝酒鬼混把钱挥霍掉。

他们住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丽纳就睡在厨房里的一个草垫子上，那儿至少冬天要缓和一些。那儿与她继父和母亲睡的房间仅隔几公分，墙上的裂缝很宽，完全可以透过裂缝看到里面，然而，丽纳从未这样做过。她可以听到他们所谈的一切。由于她母亲不愿去配合昆西特称为“丈夫的权利”的那种行为，遭到狠毒的耳光。她经常听到他们晚上的争吵，随后是她继父醉鬼般的鼾声，和她母亲令人心碎的抽泣声。

正是从一次他们晚上的谈话中，丽纳明白了昆西特的意图，要把她卖给酒店老板艾莫斯·斯特里奇做学徒。

“我不愿谈这个，昆西特，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比一个黑奴强得多！”

“她可能是你的姑娘，老婆，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在，就多一张嘴。日子太艰难了，我的手在工作中磨坏了，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想你会满意的，她去了会有地方吃、有地方睡、身上有衣服

穿。到她二十一岁时，她会好好地找到一个汉子嫁出去。”

昆西特跟他老婆商量这事时，总是带有平时少有的献媚的语调。

“他会叫她从早干到晚的。而且那些酒店的人，尽些些野汉、无赖。”

“我，我是无赖吗？”耳光的声音和她母亲发出的抽泣声。“对不起老婆，你知道，这是你惹的。你也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斯特里奇先生会勾销我的债款，并会又给我一些赔帐。”

“赛纳斯·昆西特，你欠债，是因为你酗酒！而现在你要卖我这可怜的女儿，好又能去喝那黄汤、随心所欲地鬼混。”

丽纳屏住呼吸地听着，她母亲很少像这样讲过话了，长时期以来，她的意志已被摧毁了。她清楚，她母亲头一次这样大胆地答复赛纳斯·昆西特，全是因为她。

“连男人都不能从早干到晚，斯特里奇怎么会叫一个姑娘这样，你就不理解这点吗？至少她在那能学会当招待，一个熟练的酒店女招待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学徒期满她可得五十先令，可能更多些，这是合同上说的。”

“不，我不同意……”

又是一个耳光。

“你必须答应我！就说定了。喂，老婆，闭上嘴，我想睡了。”一会儿，就听到昆西特的鼾声和她母亲的嚤嚤的抽泣声。

然而，第二天母亲似乎改变了主意。她对丽纳说：

“孩子，可能这会更好些。你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家。我看到了昆西特的眼光……”

她突然停下来，紧紧地咬着嘴唇，可丽纳很清楚她要讲什么。突然她把丽纳搂在怀里。丽纳感到母亲的脸色被泪水浸温了。这可怜的女人叹口气说：

“女人的命多悲惨啊！我有时寻思，是不是上帝为了惩罚我们才造女人的……”

丽纳抚摸着她母亲粗糙的头发，听她说，像往常一样，她祷告着上帝同时也诅咒着他。丽纳知道她母亲是有道理的。做一个女人太不容易了。

丽纳开始认识到妇女的辛酸。说到她最好是离开昆西特家远点，她母亲或许有理。到那儿不会比这儿更坏，她只在那儿干扫扫地之类的事，或许还吃得饱，就是桌上的残汤剩菜也会比昆西特家的要好些。并且她母亲曾跟她讲过，有时有人还会给她一两块硬币，作为她招待的酬谢。

接着，她又想到艾莫斯·斯特里奇，他的眼光，以及他的手摸着自己腰肢所产生的厌恶感觉。她觉得他似乎要跟着她上楼来了。他和昆西特一样使人厌恶，他好像对她也抱有同样的意图。可是现在，直到学徒期满，都属于他管了。她的地位并不比由非洲买来的黑奴高。

丽纳叹了口气，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将就一下。现在至少她从赛纳斯·昆西特的魔掌中解脱出来了。关于艾莫斯·斯特里奇，也许是她搞错了，如果他好好干活，不给他带来烦恼他可能会对她好的。

丽纳如果了解她继父和艾莫斯·斯特里奇在楼下所进行的交易，她就会感到不安了。

两个家伙在楼下大杯大杯地喝着啤酒。斯特里奇，他那只患风湿病的腿跷起，抽着烟斗，喷出一股股难闻的烟味。昆西特贪婪地喝着啤酒。他喜欢度数再高一点的，但在他们的合同还没定好以前，他不敢表露出来。

斯特里奇说道：“昆西特，你保证姑娘是童贞女吗？如果她不是的话，我们的交易就不算数了。”